

# 【臺灣歷史紀年與歲時觀之研究】導讀

戴寶村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人類的時間尺度有採天文觀測太陽月亮為主的陽曆與陰曆，也有生業方式的經濟年序，另有宗教性的佛曆、伊斯蘭曆，而基督教則廣泛影響世界公元的紀年。當王朝或帝國的形成後，政治形態的紀年是朝代興衰帝王承續的表徵，政治紀年更成為歷史時間的重要形式，也常是歷史學斷代史、分期史研究的主要依循。臺灣因統治政權更迭頻繁，也影響歷史年代的書寫方式，甚至造成某種程度的錯亂性與斷裂性，因此本期主題論文特別以臺灣歷史紀年方式作完整有系統的探討論述。

李進億探討清代臺灣的紀年方式，可分為官方紀年與民間紀年兩大類。官方紀年以帝王年號與在位年份連用以紀年，居於正統觀清治初期曾以「偽鄭」冠稱鄭氏東寧王國，另由於荷蘭殖民統治的教化遺緒，出現以羅馬字母拼寫官方紀年的新港文書，1895年的臺灣民主國另立年號但仍多用官方紀年等特例。民間紀年則是存在於特殊情況下的紀年方式，如民變時自立為王的領袖另立年號紀年，以及民間信仰受陰陽五行說影響而採用天運、干支紀年。他指出清代臺灣的紀年採行皇帝年號紀年，可視為一種服膺政權的象徵，清代的中國與臺灣雖然共同使用官方的年號紀年，但仍發展出不少歧異，此與臺灣「孤懸海外」的地理環境、族群多元的文化經驗有關。

戴寶村的論文以日本統治時代為主，比較集中在日本統治時代的數本歷史書類；明治、大正天皇逝世與紀年更替、公共事務包括皇紀2600年、戶籍登載年號、公共建築落款年代等三個具有代表性的面向，敘述其紀年方式的特色，進而析論其所代表的政治文化意涵，究明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採用的天皇年號式的紀年方式，在於彰顯日本「正統」的政治符碼，而統治者也藉著紀年的重要時間點進行動員作為，進而強化被統治者向心力。

吳俊瑩對邇來「日治」、「日據」百家爭言的現象作詳細的分析討論，戰後初期，不論官民都很少使用「竊據」或「占據」描述日本統治臺灣的事實。1951年以後以黨政力量介入，順著日本從中國「竊取」臺灣的「日據」思維邏輯，臺灣省政府在1952年後展開普遍性的取締日本遺習、挖銷改易日本年號的行動，包括文獻資料、紀念碑、寺廟牌匾、橋樑建物、墓碑與日常

物品等，意在抹掉日本統治臺灣的事實。在敘述日治臺灣時也被冠以時空錯置的清朝年號或民國紀元。解嚴後，伴隨著臺灣主體意識興起，有充分表述的自由，以回歸事實的角度使用「日治」時，卻仍必須面對國民黨政府從中國民族主義出發的歷史慣性反應。

林承緯著眼於近代臺灣贈答習俗的傳承發展及其變遷，以中元、中秋、歲末的贈答為題，探索今日臺灣民間逢中秋、歲末的送禮與日本贈答文化的關聯，解析日治時期由日本人引進的御中元、御歲暮對臺灣民間饋贈可能的受容影響。也將針對併行於日治臺灣社會的新舊曆法制度，及日本人、臺灣人歲時觀造就的贈答行為展開討論，由此可看出歷史紀年的政治色彩之外，民俗年節行事的演變所反映的時間意識。

